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一 才五
道經上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
巨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之常存老子
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
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
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始曰道不可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
名可道可名知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
應代廢代興非直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
繫氣母西王母得之坐手少廣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
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
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之
常無不廢一物茲謂之常有常無在理其
上不傲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
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古
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迥無不可恍
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
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乎為天下裂
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
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去真益
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
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
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
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
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元故曰衆妙之

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
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

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
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
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
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
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
化為神奇則美與惡莫辨昔之所是今或
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莫
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
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
之能累哉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太易未判萬象同體而儀既生生物物為對
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
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

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

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斲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政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葵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誑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水故其心則憤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絲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

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徒與物相刃相靡骨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眾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官咸事俊又在服豈以知為繫也行君之命致之民

而已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悠然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為出于無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莊子曰鯤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為用智不斲為用膠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
光自照燭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
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
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
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思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
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
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東芻為狗
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
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

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為一偏在物為

一曲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虛已以遊世則汎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

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

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芻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

言似之辯者之圓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

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

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有神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

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

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履于

形不墮于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然古

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是謂玄牝

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

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
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
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

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

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

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

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

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天地生者孰得而見

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也夫是

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

倏爾地化委聚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

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

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
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
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
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
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
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
鳥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
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而為三
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無不
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
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
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
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
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
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
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
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
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

況身外之事物乎遺之而不違過之而不
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
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
不為老此其効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
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
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管為私未
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
曰雖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
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
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
疏為江河聚為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
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匿以利萬
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

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污受垢不
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

居善地

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心善淵

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與善仁

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言善信

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政善治

汚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

故無不治

事善能

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

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動善時

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
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其隨時
而已

夫憚不爭故無尤矣

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處物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嗥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復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

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而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載管魄章第十

載管魄。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管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魂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

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抱一能無離乎。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散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易曰乾其靜也專撓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不暴與嬰兒也矣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

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已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裕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於是乎在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于北則與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三十輯章第十一

三十輯共一較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有運器之用有盛室之用有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煖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為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觀其跡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目園二焉其見者性也微而為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微而為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觀道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

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為之衰其於官聾也何辯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伴造化聖人之心動而歸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謂大哀也耶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瞻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

於决性命之情而養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也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休迫之恐欣歡之喜交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何謂寵辱寵為下

龍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以覆焉則志於養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沖則何辱之有貪夫位也慕夫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得為悅其去不可圍故至人不得為憂今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然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

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賦而存焉二十五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夫壽不貳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逆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無而有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辨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

所施其聽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辯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其中有物惚

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觀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鑒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

是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無易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則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則妙者

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傳

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

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

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

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

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

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豫者圖慮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游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

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

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齊戒者是也

儼若容

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

朋

渙若冰將釋

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

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水之釋

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較所以

為渙

敦兮其若樸

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

器

曠兮其若谷

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

應

渾兮其若濁

不剋彫以為兼不矯激以為異渾然而已

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汚者異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

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

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

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

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遲速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鏡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

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

○ 盛德若不足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于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

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常敝未常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

敝不新成未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未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具月滿則虧

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此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

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

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

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

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

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 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

上馬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

其並作而趨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

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

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

則芸芸並作精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

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

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

王盡性則至於命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

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

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

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

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

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

無歇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 知常曰明

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鑑

天地足以照萬物

不知常妄作凶

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

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

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

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

茲妄也已

知常容

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容乃公

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公乃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天下樂推而不

王乃天天乃道

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

道乃久沒身不殆

道者萬世無弊廢物得之者昌關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悒悒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悻悻之苦而畏侮不至

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

舜有殫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其次畏之侮之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

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

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

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誦滑機變

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猶考其實言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

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

言自為而天下化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感帝王

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

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

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精愈不

原聖人道德之意適以謂仁與義為定名

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

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智慧出有大偽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

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
聖智互而天下始有喬詰卓摯之行驚愚
而明汙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
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孝慈天性也驚變為仁踈跂為義而以仁
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
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
慈也何有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有欲利之心者
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
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
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
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
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損彼其

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
先王之道若循環揀文者莫若質故今有
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見素
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

不雜

抱樸

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
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
而民性得矣

少私寡欲

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私寡欲
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
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
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
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
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
朝廷與大夫言不齊如此過惡揚善惟恐
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古與
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
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
故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

荒兮其未央哉

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
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
為一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熱榮外見之
象眾人失性之靜外遊是務如悅厚味以
養口體如觀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
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

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踈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乘乘兮若無所歸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

或問衆人曰富貴貪生而慕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我獨若遺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

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

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

于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

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澹兮其若海

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颺兮似無所止

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

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

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

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

人以此不材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

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

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一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二

才六

道經下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

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

焉皆得所以顯道性情反德德至同於初

故惟道是從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道體至無而用迺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

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

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

斯具猶如大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

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

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一